

第十四回 洗嫌隙行色倥傯 逃虎穴錯認緝獲

蕭蕭江上荻花秋，做弄許多愁。半竿落日，兩行新雁，一葉扁舟。
可憐無限悲傷事，直待幾時休。今宵眼底，明朝心上，後日眉頭。
右調《眼兒媚》

話說梅公子臨睡時，思量孟宗政救護馮小姐回去，一時忙促，未及相照，一心掛念，轉展反側，一夜睡不著。纔得朦朧合眼，又被鶯啼鳥語驚醒，早見日影照窗，披衣坐起。周成已在門外俟候辭去。梅公子道：「太爺回文曾完備否？」周成道：「回文已裝入行囊裡了，只候老爺起身吩咐，小人們就要去了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我也沒甚話，少不得即日到京，面會你們老爺，煩你多多拜上罷。」周成領命出來，同了差人，依舊跨馬而去。

梅公子一心要會孟宗政，梳洗了就要辭別。知府道：「雖王命孔殷，尚可盤桓數日，使弟少伸敬意，何相見之晚而相棄之速也？」梅公子道：「弟非貪位慕祿之流，因向寓在敝年兄馬有德署中，實為探望馮夫人而來，不意冒犯，到此已涉嫌疑。若再逗留，愈使狂徒得借為口實。弟今且到敝年兄處，以便應召。至於馮小姐姻事，全仗公祖主持風化，倫理無虧，毋使鯨吞虎噬，有傷馮年伯高風勁節也。」知府唯唯領教。見不可挽留，一面吩咐整治早膳，一面吩咐備船隻夫馬俟候。知縣重備腳色，稟帖來拜。梅公子用過早膳，匆匆辭別，知府、知縣俱慇懃相送。

梅公子來到飯店，店主人見了驚訝道：「客人！」那衙役忙叱喝一聲，店主人就改口道：「大爺，為何昨日放下行李，一位也不見來？」梅公子問道：「那一位爺也沒有來安歇麼？」主人道：「直等到更深不見來，小人纔敢取下燈籠收拾睡哩。行李在裡面，可要取出來？」梅公子心上驚駭：「不知為甚纏住？我在此等候又不便。」沉吟一回，對店主人道：「你拿行李來還我，若是那位大爺來，說我先到鎮江馬老爺那邊去了，叫他連夜趕來。」店主應諾，隨後收拾行李上路，梅公子馬上一路狐疑。不一日到了馬有德衙門首，自有人接著。梅公子便問：「孟爺可曾來？」衙門人答道：「孟爺纔到得。」梅公子方始放心。下了馬，賞犒了衙役，吩咐幾句致謝的話。那衙役歡喜磕了頭，帶馬而去。

早有人傳進，馬有德、孟宗政出來迎接。公子道：「孟兄為何行李也不取，也不來照看小弟，竟自躲了來了，莫非怕他拿住了麼？」孟宗政道：「請到裡面坐著細講。」三人到裡署作揖坐定，先與馬有德敘了幾句話。孟宗政道：「咱是日救護轎子而去，心掛兩頭，念著兄異鄉子身，自然受他凌辱。思量丟了轎子回顧吾兄，又恐半路仍被搶劫，只得始終其事，送他到家。不料是一個宦家小姐，對著母親抱頭大哭，哭得好傷心。可憐！可憐！連咱也掉下幾點淚。他母親滿身麻孝，是個寡婦，不見有個男人。咱便轉身就走，被他母女兩個一把扯住。謝咱道：『救命恩人，還有話哩』。也不知為著甚事，那個老嫗趕不上轎子晚到，也稱咱恩人恩人。又問道：『可是還有一位在縣裡哩』。那老嫗對他母女道：『那縣裡去的一位好像我家哥兒木榮，被程公子捉到堂上，那知縣倒與他作揖說話哩』。咱細細聽著，料兄畢竟遇著宦情故舊，便安心放膽了。他母親說有個親戚家，要到那裡去躲躲。有船上人認得的，要咱護送一程，咱也不曾問其姓甚，不過完著心事，又送了他到彼，恰是便道，咱便來了，正與馬兄在此牽掛，喜得台兄適至。請問此日遇那知縣是誰？這小姐又為著什麼事？兄可曾去探望馮夫人否？」

梅公子將馮畏天欺侮孤寡，馮小姐守經行權，程公子之謀婚劫搶，府縣之誤認執法，適蒙部文欽召情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孟宗政哈哈大笑道：「若無下公文一節事，梅兄竟莫逃先口後劫之罪了。」馬有德道：「若遲到一刻也不妙了。」又道：「若論馮小姐這樣奇俠閨媛，梅兄擔此罪名，亦樂於承受。」孟宗政道：「咱此一舉，焉知不為梅兄異日之昆崙乎？」說得梅公子也大笑起來。

說話間，排上酒肴。馬有德斟上兩大鬥，對梅公子、孟宗政道：「二位兄偶出遊玩，無意中恩仇俱盡，寵辱兩驚，誠為快心義舉。請各飲此鬥，聊申賀敬。況迎風餞別，盡在今宵促膝談飲。」梅公子心上快暢，飲到酩酊而散。此夜梅公子忽發了寒熱，病將起來。馬有德忙請醫調治。醫生道：「此係怒氣傷肝，又外感風寒，一時不能即愈，先散去風寒，然後平肝理氣，再用補劑自然平復矣。」果然依次調養，耽耽擱擱，延遲了欽命。又有催文下來，馬有德備個病呈申府，府申撫院達部。於是梅公子在馬有德任所養病不題。正是：

妒花風雨相催，好事多磨不易。

奇奇怪怪變來，趕得英雄無地。

說那程公子一個嬌養之軀，怎當得耐著饑渴，馳驅惱怒，公堂上鬧亂半日，弄得四肢如癱，寸步難移。天色已晚，家人執燈候著。那馮畏天指望設此毒計，脫卻自己干係。孰知冤家路狹，倒翻出一段未了之局。見程公子垂首喪氣，愈覺心上不安。教石秀甫留住程公子，到府西酒樓坐著。馮畏天道：「本不敢以沽酒市脯褻瀆尊相，但坐了好商議，再作後圖耳。」

程公子聽得後圖兩字，便同石秀甫、范雲臣俱上樓來，尋個隱僻桌子坐下。馮畏天吩咐店主人，有精潔肴饌、狀元紅酒盡意搬來。石秀甫、范雲臣懷了一日鬼胎，暗喜得兩處見官俱喚不著，正耐著饑渴。見了酒饌，怎禁得龍餐虎咽，大嚼一番。只見程公子酒不沾唇，食不下咽，一味掩面而泣。畏天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悲傷無益。算來姪女不過靜守閨中，那囚犯少不得就要去的。你把令尊的勢力壓制府縣，不怕府縣不主婚將姪女來配你。不然還有個暗算的妙計在此，管叫那囚犯不但官做不成，還要盡興出你的氣哩。」程公子道：「他正是榮召興頭時節，怎樣算計他呢？」馮畏天道：「事在人為，只要耐了性兒，歪了腸兒，放個暗箭，怕他躲到那裡去。」程公子道：「全仗內叔教導。」馮畏天道：「尊相今晚回去，把前日代嫁來的這個丫頭，與他歡娛恩愛起來，枕席之間，把好言欣動他，只說我聽得你們小姐已玷辱不貞，我今也不要了，竟一心與你做夫妻，生男育女，日後我做了官，你就是夫人奶奶了。再慢慢勾引他，說你們往日有個管園木榮，生得齊整，小姐愛他，可曾叫你傳書遞簡？可曾見他做些什麼勾當落你眼裡麼？女兒家聽得說他玷辱不貞，不要他了，想來我與一個富貴公子做夫妻，好不喜出望外，巴不得無中生有，假捏幾句，希圖寵愛。那時尊相有了把柄，將他做個質證。一面要府縣主婚，一面寫字與令尊，參他一本。聖上自然加怒，朝中一個新進臣子，豈可有此敗倫傷化之事，玷辱名教。輕則罷官革職，重則斬首遺戍哩。」說得程公子心花頓開。石秀甫、范雲臣拍掌大贊道：「妙計！妙計！真張良再出，諸葛重生。」馮畏天又喊道：「再拿酒來。」程公子心上得意，也知饑餓起來，飲酒食肉，好不快暢。

頭摸出銀包，不知是真意假意。程公子奪住，一哄走出店門，分路而行。馮畏天附耳叮嚀，程公子點頭會意而別。正是：

一波未平又一波，層層密計奈天何。

善惡兩途皆自取，自燒自滅撲燈蛾。

話說待月，假充小姐嫁了過來，心上暗喜，果然嫁著一個富貴公子。只是公子一心圖謀真小姐，自當夜鬧了一場，從未進房。待月只是安心靜守，每日對鏡梳妝，著意整齊。雲鬢蟬鬢，點脂傅粉，張敞眉一彎新月，楚宮腰一捻柔柳。正是：居移氣，養移體。貯之金屋，衣以錦繡，把金蓮緊緊裹紮，輕移緩步，嫵嫵婷婷，竟是個絕嬌豔的美人了。

程夫人明知是假，只因獨子長媳，既已娶進門來，若加之以不堪必做出禍事來。況且夫婦恩乖，豈可姑媳復使情薄。為此倒覺網繆，每日一處相聚，歡笑取樂。這夜，待月恰好多飲幾杯佳釀，桃花醉眼，海棠嬌面；正在麝熏繡褥，卸妝思睡。忽見程公子醉態朦朧，趑趄斜斜走進房來。待月乖巧，連忙扶來坐在榻上，雙手遞上一種香茗。程公子也不用手接，就將嘴兒湊去。一頭呷，一頭兩隻眼瞧著待月，暗自驚喜道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如今看來好不嬌媚動火也。」看官要曉得，程慕安原是個色中餓鬼，待月原不醜陋，只因慕安意中橫著個絕世的小姐，便把榜眼探花看輕了。連日圖望不成，弄得心昏意懶，當此酒興正濃之際，見了個香馥嬌媚滴滴一個美人，棒香茗，偎玉體，這是烈火湊著乾柴了。不由分說，一把攬抱，解衣鬆扣，露滴牡丹開，點破一枝紅矣。程公子當夜大鬧洞房，一段怨苦不知撇向何處去也。正合著《西廂》上兩句道：

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。

程公子氣苦跑了一日，精神疲頓，兼之巫山初赴，分外情濃。栩栩蝴蝶，一夢醒來，紅日高升矣。只見新人臨妝打扮，忽記起馮畏天叮嚀之語，一時忘卻，以待今宵再圖挑逗。清早丫環們報到程夫人那邊去，說：「相公昨夜進了房了，一句氣話沒有，竟歡愛了，至今還睡著哩！」夫人不勝歡喜，連忙整治人參湯、圓眼、百補糕之類送進。待月接來，恭恭敬遞與公子。夫人又整治些暖飯好酒送進。程公子追悔連日奔馳道途，俯仰公堂，不但無濟於事，徒增羞憤，想到此處，把一天怨恨釋去一半。門上傳進說：「石秀甫在外。」待月連忙搖手禁聲。程公子早已聽得，想道：「他來不過探我昨晚消息，好作計較。我怎好對他說一時睡著忘懷了。出去又未免挈去府縣前奔走，回了他罷。」於是喚丫環出去回話石秀甫，說相公今日身子不快，還睡著哩，另日再會罷。石秀甫回家不題。

卻說馮樂天的家人，俱被畏天驅逐。止有老蒼頭，尚在管門。這所房屋花園俱要占吞，所以設此搶劫小姐之計。不料被梅公子在彼救援了小姐，所以又叫程公子去哄誘待月，說木榮玷污了小姐，作意當面去羞辱，使之安身不牢，歸了程家，則一舉兩得矣。又想著昨日姪女造化，有人護送歸去，今朝母女兩個作何狀貌，正要探個消息。只見管門的老人氣沖沖跑來道：「二相公，夫人、小姐昨夜不知往那裡去了。」馮畏天吃驚道：「老奴才，難道夫人、小姐出去你不走來說聲，直到去了來說。」老人家道：「若小人曉得，怎敢不先通報二相公，小人實係不知。直到今朝不見開門出來，小人放心不下，走進一看，但見中門鎖著，不敢擅動，故此特來報知。」馮畏天道：「昨日下午小姐自縣前回來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老人道：「怎的不見。還有一個大漢子，夫人、小姐連聲叫他救命恩人哩。」馮畏天道：「你可曾看見他去？」老人道：「那漢子一到就轉身，夫人、小姐一把扯住了他，小人就走出來，落後不知他幾時去的。」馮畏天道：「你在門上。」老人道：「夫人差小人買果食兒，走了兩轉就不知端的了。」馮畏天跌足道：「壞了！壞了！畢竟勾引那漢子一同走了。」說罷，抽身跑過來，果見中門鎖得緊緊兒。此時怒性陡發，把鎖扭斷，走進內廳，真個寂無人影。門屏上貼著一幅紙上寫道：

痛姪女早喪親父，相依者止有親母與叔父耳。孰知至親不如陌路，骨肉似同寇仇。若不路逢義士假手救援，則姪女之命早登鬼錄。揣叔父意中，無過為此數椽，急欲拔去眼釘。若不義讓，諒不容情，故冒瓜李之嫌，挈母遠避。今後叔父亦可謂得如所願矣。但求積善行仁，永持門戶，則馮氏宗祧不替，宗祖有幸矣。望空拜別，泣涕具白。

馮畏天看了，驚呆半晌。再走進房中一看，箱籠如舊。檢點衣飾等物，大半取去。因將餘剩物件，一一過目，仍舊封鎖，吩咐家人看守。一路尋思回來，想道：「一個寡婦，一個處女，只有奶娘隨著不知到那裡去了。難道跟了救他的人去了。若然與木榮有私無疑了。或者先兄存日，就知木榮是個隱名公子，許他配合，所以立志不肯嫁程公子。今木榮有了興頭，不妨出頭露面，挽個昆崙義士，借名救護，泛舟而去。自己挺身公堂，糾住眾人，以絕追趕，令彼風帆遠去，這是的確的了。若具此手段，真天下大拐子也。」思量到此，不覺怒氣沖天，捶胸跌足，說道：「專恨這小丫頭好一張鐵錚錚的利口，今日做出這樣事來。倘程公子道是人財兩失，稟了知縣，追還五百兩頭聘金怎麼處？我且同了石秀甫到程慕安處，一面通知他，一面與他鬼算計，看他如何。」

因此，隨即尋石秀甫，一面遇著。馮畏天道：「有一樁異事。」石秀甫道：「甚麼異事？」畏天道：「我們嫂子、姪女、奶娘，昨夜都被拐子拐了去了。」石秀甫把舌頭一伸道：「啊呀！天下有這樣大本事的拐子，有這樣大膽的女子。但是程公於今日身子有病，若報與知道，倘氣上加氣，病中增病，怎生是好？」馮畏天道：「我與你不得不先去通知，不然他只知道我把姪女藏用過了。」石秀甫點頭道：「有理。」兩人同到范家來，恰好程公子用過午飯，閒步前廳，劈面撞見，俱各拱手稱謝。石秀甫驚訝道：「早上過來奉候，聞貴體有恙不得面會。」程公子接說道：「賤體一向過於安逸，快活慣了，連日不免受些氣苦勞頓，不覺疲困異常，剛纔起身在散步遣悶。兩位此來莫非馮小姐有些好消息麼？」馮畏天把眉一蹙道：「天下盡有奇奇怪怪的事，昨日這個木榮，因父死避禍，托跡舍下管園，這個情由想是真的了。孰知先與姪女苟合，竟冒名義氣，搶奪逃去。」程公子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昨日在府縣堂上鑿鑿有據，無非路見不平，解救送回府上。」

馮畏天頓足道：「回去果然送回去的，但他另有奸計。木榮一面兜留我們在堂上打諢，他那裡一面罄捲箱囊，連嫂子、奶娘一哄而去。今日老僕驚慌報我，我見他中門鎖著，打開進看，闖其無人，囊捲一空。細細詳情，豈不反墮其計了。」程公子呆了半晌道：「這樣胡說，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明明妻叔藏匿過了。我不管，前日聘金是妻叔收的，往來名帖又是妻叔出名，這個原聘小姐必定要個著落。」

畏天著了急，忙立起身對天跪下，罰誓道：「我馮又敬若藏匿姪女，扯謊木榮拐去，圖賴程慕安姻事，全家廬死。」程公子一把扯起道：「且慢著，我有個對證的話在此。昨日府尊要留住梅生幾日，然後進京受什麼職，我如今差個人去打聽著。若被府尊留住，憑你發天大的誓，誰個信你。若府尊留他不住，連夜去了，這便情有可原。」說罷，忙喚家人火速打聽去了。馮畏天口心懷著鬼胎，悶坐等待消息。又躊躇道：「賊智最巧，萬一他恐怕識破追趕，倒做個洗身計，故意逗留以信人心，我那時就跳入黃河終身不得清脫的了。又沒有個姪女還他。五百兩頭又為兒子定親打散。」

正急得沒法處，忽見家人去不多時，打聽回來道：「小人走到半路，撞著了太爺身邊的李門子。」

去，我們太爺與縣官款留不住，飛也似去了。」馮畏天道：「何如？為甚這樣要緊去，無疑的了。」程公子氣呆了半晌道：「我一個原聘夫人被他搶去，難道罷了！」馮畏天道：「如今的事，倒易處了，不消走遠路，寫字與令尊，動疏參劾，最是捷徑。先到府縣動個搶劫呈詞，立了跟腳。府縣曉得你在上面做下來，自然依你，要他先出廣捕，捕著就好了。那廣捕的手段好不厲害，憑你躲到天邊去也會搜著哩。那時人贓俱獲，就在本府、本縣拷打問罪。待我堂上去把這男女羞辱一番，問他平日鐵錚錚、硬巴巴講禮義廉恥的嘴兒那裡去了。」程公子就叫馮畏天寫呈詞。一逕來到府縣做個哭訴。府縣終是遲疑不信，料馮小姐畢竟往避親人家，再無梅傲雪搶去的理。見程公子情極不堪，勉強出個票兒，不敢寫出梅字。只寫道：

馮宦母女，無故隱遁，著捕差緝訪著落回話。

這個嫌疑怎洗得清？這叫做：

不磨怎見得不磷，惟涅方顯得不淄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